

法言

冊二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先知卷第九

圖難於其易求大於其細為之

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矣

李軌注

先知其幾於神乎

幾近也也神以先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知近

也於神

敢問先知曰不知

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知非問

之所及也

知其道者其如視

舉目便見忽眇繇作

眇繇 眇視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

甲者旬

之始已有之初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

救禍於已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

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爲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爲政善惡之

要

曰思斂

斂斂

或問思斂曰昔在周公征

於東方四國是王

王正

召伯述職蔽芾甘

棠其思矣夫齊桓欲徑陳陳不果內執

轅濤塗其斂矣夫

伐楚雖美而御師於

不整故不欲令徑於

戲從政者審其思斂而已矣或問何思

何斂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

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

爲政如此

民所思也若汙

人老

汙慢

屈人孤

屈窮

病者獨死者逋田畝

荒杼軸空之謂斁

民獸苦也

爲政日新或人

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

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

或問民所勤

勤苦

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

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

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

政君也駢並也

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

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

人君施囿

禽獸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緋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

足是故聖人文質者也

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

車服以彰之

車服等差

藻色以明之

藻色

輕重顯卑

聲音以揚之

歌於管絃詩書以

光之

載其功德

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

瑟不鏗鍾鼓不抃則吾無以見聖人矣

言此諸禮存故得觀聖人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

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

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

也

漆甚膠

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

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

屬其子不膠者卓矣

卓遠

唐虞象刑惟明

彰法度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三帝王

不期恤私也於存公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

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君人

順之迹雖異隨時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

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征禮樂

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

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而所為皆尊王

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或曰人君不

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議

其教化綱紀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

事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

康事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

陽子法言卷九

中華書局聚

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

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

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或苦亂患苦曰

綱紀綱紀然後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

綱小作紀綱賴綱紀如綱不綱紀不紀

謂失綱謂失綱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無網

綱紀綱紀目不正君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

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

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以夫

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

大器者必籠脊羣疑之表莫得與之爭

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或曰正國

何先曰躬工人績正身也工官也言先

覽察其人也考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於

乎歎之乎者駭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

而後秋乎為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吾見

玄駒之步玄駒也蚘雉之晨雉也鳴化其

可以已矣哉感陽之所感有自然之化民可

使觀德是比屋而封之民不可使觀刑是

比屋而誅可觀德則純觀刑則亂象龍

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繒刻木

揚子法言卷九四中華書局聚

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數非真龍真龍而後

行道化或問政核曰真偽用真偽則

政核善善明則真人顯惡惡著則如真

不真偽不偽則政不核北面之賊也禍南鼓

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

天以雷風鼓舞萬物雷不一三令風不

再制無也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

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

羣遁離者是聖人乎言遁離者非聖人也此之不

才其卵鰥矣鰥敗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民

之陶化猶泥

或問曰載使子草律

載設也

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

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

論語云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甄陶天

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則坏

甄燥也坏濕也

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爲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

之潛亢不獲其中矣

初九潛龍勿用是

以過中則惕

九三居下卦惕之上不及中

則躍

九四居上卦淵

其近於中乎

五二

得中故有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

光

四不及則未不及中過則具日具明盡

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中賦正法也多則

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一大貉小貉井

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也肉刑之刑刑也

三千之屬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

衆弃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

食侯食服侯服法制無限則興人亦多

不足矣僭亂既興爲國不迪其法迪而

望其效功效譬諸算乎夫算者不運籌策

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其治

揚子法言卷第九

蘇州府志卷之七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重黎卷第十

真偽美惡成敗存亡人君之所

可以御乎其下人臣之所可以事乎其上不
可以御乎其下人臣之所可以事乎其上不
明此以北面
舜之爲臣也

李軌注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

也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曰近
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

義近和焉堯有義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
義和考其所

以重黎義和耳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

近黎義主陽和主
陰故云耳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

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曰託也假

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黃

帝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禹也

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

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人

夫欲讎僞者必假真類禹乎盧乎終始

乎言皆非也於王莽置義和之官故上章

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或問渾天曰

此句明言真僞之分也

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

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近近其理

矣談天者無能違遠也請問蓋天欲知蓋曰蓋哉

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近其理者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曰神非一故問之

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力亂神

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

破楚入郢郢都也楚鞭尸掘平王墓其尸藉館君舍

君之室大夫之室皆不由德報父兄之恥謀於斯則無禮

越諫齊不式用式不能去於三禮可不從卒眼

之夫差伐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

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矣吳將伐齊

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種
乎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

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

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美邵至

蠡策種而遁肥矣哉此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為善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也曰不若是

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

矣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

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禍始或問六國竝其已

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

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